

# Reopening the Debate on Open Marxism: A Radical Historicist Alternative?

<sup>1</sup> Christopher Pesterfield <sup>2</sup> Frederick Harry Pitts

<sup>1</sup>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sup>2</sup>University of Exeter, UK

Translated by <sup>1</sup> <sup>2</sup>ZOU Ling

<sup>1</sup>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ina

Received: January 8,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8,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Christopher Pesterfield & Frederick Harry Pitts. (2026). Reopening the Debate on Open Marxism: A Radical Historicist Alternative?. ZOU Ling (trans. ).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069–08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8>. p

*This article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ntitled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Framework Standard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of the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No. yjg250160) and the 2025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Science “14<sup>th</sup> Five-Year Plan” Project (No. XJK25CGD037).*

**Abstract:** The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Open Marxism (OM) for understanding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political economy have been subject to various debates. Critics assert that, in spite of an auspicious commitment to keeping struggle in view, OM a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onetheless tends to dialectically intertwine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such a way that the latter disappears into the former. Critics argue that this presents an unassailable challenge for empirical work and practical politics. Only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will keep OM from closing up. This can be done by using Radical Historicism, a methodological intervention that treads a different path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agency and structure, avoiding closure. As a potential modification of OM geared toward making it methodologically operational, Radical Historicism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both empirical research agendas and political praxis.

**Keywords:** Open Marxism (OM); agency and structure; Radical Historicism (RH)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cience & Society*, 2025, 89(1), 26–42.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ZOU Ling, Lecturer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is a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Email: max\_zou-l@stu.sisu.edu.cn.

# 『開放馬克思主義』論爭重啟： 激進歷史主義何以可能？

<sup>1</sup>克裏斯托弗·皮薩裏德斯 <sup>2</sup>弗裏德里克·哈裏·皮特斯/文

<sup>1</sup>布裏斯托大學,英國

<sup>2</sup>埃塞克斯大學,英國

<sup>1 2</sup>鄒 令/譯

<sup>1</sup>四川外國語大學;<sup>2</sup>湖南文理學院

**摘要:**關於『開放馬克思主義』(Open Marxism, OM)在解讀資本主義社會與政治經濟中的結構與能動力方面所面臨的機遇與局限問題,學界始終存在諸多爭議。批評者認為,儘管『開放馬克思主義』宣稱將鬥爭作為首要考量要素,作為一種理論研究方法,仍傾向於運用辯證方式使結構與能動性相互交織,致使能動性往往消解於結構之中。批評者指出,這給實證研究和實際政治工作造成了難以逾越的挑戰,只有推動『開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才能防止其陷入封閉狀態。激進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方法論,為此提供了可行的路徑。它在結構與能動作用的辯證統一關係中獨闢蹊徑,進而規避了理論的封閉性。作為促使『開放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具備可操作性的潛在修正策略,激進歷史主義為實證研究議程與政治實踐奠定了哲學根基。

**關鍵詞:**『開放馬克思主義』(OM);能動力與結構;激進歷史主義(RH)

**來源:**本文原載於《科學與社會》(*Science & Society*)2025年第89卷第1期,第26-42頁,因篇幅要求譯文略有刪減。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5年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大項目『翻譯博士專業學位(DTI)翻譯實踐報告主體框架標準構建研究』(yjg250160)與湖南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5年度課題(XJK25CGD037)的階段成果。

## 一、引言

過去二十年間,學術界圍繞『開放馬克思主義』(Open Marxism,以下簡稱OM)的爭論持續不斷,主要針對其在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結構與能動性方面所存在的機遇和局限展開了深入探討。<sup>[1]</sup> OM對秉持功能主義或決定論傾向來認識資本主義構成方式的觀點予以批判,包括正統馬克思主義形式。<sup>[2]</sup> 此理論的核心觀點在於,宣導開展抽象社會形態研究時,務必將其重新置於由階級對抗推動的原始積累進程這一具體歷史發展脈絡之中。針對社科學界長期存在的結構與能動性論爭,OM理論指出,客觀結構與社會形態是由人類主體的社會實踐所建構的。該理論為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與形態的鬥爭提供了可能性,賦予歷史一種超越目的論的『開放性』。

[1] Warner, Sam. (2019). "(Re)Politicising 'the Governmental': Resisting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71."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1(3), 541-558.

[2] Memos, Christos. (2018). "Open Marxism and Critical Theory: Negative Critique and Class as Critical Concept."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Beverly Best, Werner Bonefeld, and O'Kane Chris, 1314-1331. America: Sage.

批評者則認為，儘管 OM 的本體論以社會構建理論為基礎，且著重關注鬥爭，但該理論仍傾向於以辯證方式使結構與能動性相互交織，這常常使得能動性消融於結構之中。可以認為，該理論對將抽象社會形式納入歷史進程的承諾明顯不足，諸如『國家』這類範疇常被直接視作既定概念事實，而未對其產生的具體鬥爭過程予以充分關注。基於對當前社會形勢的剖析，當下社會形態並非呈現為由人類實踐生成的動態結構，而是成為一個封閉的現實框架，導致主體活動在其中幾乎難以尋得施展空間。批評者指出，這對實證研究與現實政治構成了根本性挑戰，OM 最終對個體或集體在社會或國家層面採取行動、實現有意義的政治或社會變革的能力提出質疑。這些批評表明，OM 不僅未能達成其承諾的開放性，反而潛藏著無意識地走向其對立面、陷入封閉性的風險。

作為學術領域的『新手』，我們始終致力於踐行 OM 的核心理念，將其理論見解應用於勞動與經濟生活的實證探究中，如運用訪談、民族志等質性研究方法收集關於人類實踐與經驗的數據等方面。我們發現，OM 的奠基者們在社會運動的分析與參與方面有著持續的研究成果，新一代學者也已著手從 OM 視角開展實證現象的研究。<sup>[1]</sup> 然而，儘管這些研究所獲的實證洞見偶有令人矚目的表現，但它們並未切實回應，反而回避了本刊及其他刊物長期以來針對 OM 這一核心理論問題所提出的批判。究其成因，與其說是得益於 OM 的概念框架，不如說是在克服該框架局限性之後所取得的成效。在運用 OM 這一概念工具時，學者們常常流於表面、輕描淡寫，甚至未能對其進行嚴謹運用。

最近在一篇極具說服力的批評文章中，約翰·邁克爾·羅伯茨(John Michael Roberts)與約瑟夫·易荀拉欣(Joseph Ibrahim)指出，少部分學者未能充分理解新文獻中該理論的激進思想，從而無法從該理論視角為階級鬥爭及當代社會政治運動提供切實可行的洞見<sup>[2]</sup>。在某些情況下，從抽象範疇到政治實踐實證討論的轉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張力，往往被他們稱之為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式的分析與論點所掩蓋。他們特別批評了與該思潮相關聯的一些學者，聲稱以 OM 為理論基礎。當這些學者將研究對象轉向更注重實證或政治導向的讀者群體時，其改革派觀點與立場卻與理論根基之間呈現出愈發牽強且矛盾的關係。儘管他們有時會與非 OM 者的作者共同開展研究，暫且不論這些學者在理論與政治演進過程中是否仍能讓學界對 OM 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認同，羅伯茨與易荀拉欣所提出的批評，切實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即需直面此類看似偏離學術正軌的研究路徑所暴露的概念以及存在的分析局限。

為應對這一挑戰，本研究嘗試重新開啟關於對 OM 的探討，以防其走向式微。針對先前爭論中所涉及的部分批判性觀點，本研究提出一種新興的、被稱作『激進歷史主義』(Radical Historicism, RH)的馬克思思想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應用途徑，為 OM 此前存在的某些理論局限提供了一種潛在的替代方案。<sup>[3]</sup> RH 與 OM 均發端於相同的理論，即著力於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重構歷史維度，將歷史闡釋為人類實踐在特定條件下的動態演進過程。然而，二者在達成這一目標的實施路徑上存在根本性差異。RH 不同於 OM，不是在初期確立後便逐漸隱匿於研究視野的構想，而是一項貫穿其發展始終、具有持續性的核心綱領。

從這一視角來看，RH 本身並非一種盡善盡美的資本主義理論，故而它無法取代 OM。相反，它是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現象理論的一種方法論介入，既重新強調了主體能動性塑造結構的能力，又未忽略貫穿於行動者活動中的結構必然性。這為能動性與結構性、主體與客體間的辯證統一關係開拓了一條有別於 OM 的路徑，規避了批評者所指出的 OM 具有的封閉性傾向。這一創新性理論框架體現了對 OM 的修正，著重關

[1] Alami, Ilias. (2021). "State Theory in the Age of State Capitalism 3.0?" *Science & Society*, 85(2), 162-170.

[2] John Michael Roberts & Joseph Ibrahim. (2023). "Open Marxism,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Capital and Class*, 47(1), 7-27.

[3] Knafo, Samuel & Benno Teschke. (2021). "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Rules of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ist Crit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54-83.

注其方法論層面的可操作性，為實證研究議程與政治實踐奠定了哲學根基。這也充分踐行了 OM 的初衷，即在社會科學領域圍繞結構與能動性問題開闢一條新的研究路徑。

## 二、開啟馬克思主義研究：結構、鬥爭與國家三重維度

OM 將自身定位在與實證主義、決定論和功能主義相關聯的所謂『封閉』馬克思主義形式的對立面，包括那些『推崇馬克思著作技術決定論元素』的馬克思主義形式。在這些封閉形式裏，馬克思的著作被視作對資本主義法則與功能的一種技術性闡釋，仿佛資本主義就是一部機器。OM 理論針對這些傳統功能主義對馬克思的解讀，以及其他同樣以闡釋經濟規律為前提的思想流派，確立了自身的立場。任何依賴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隱喻的馬克思主義形式的反對，在該隱喻中物質與經濟條件被視作決定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根基<sup>[1]</sup>，這種闡釋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意在提供一套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客觀知識體系』的觀點。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的副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批評者將其解讀為：資本主義客觀規律是存在的，且政治經濟學能夠闡明這些規律。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術語』。

除對實證主義與決定論持反對立場外，OM 也反對將能動性與結構視作二元對立的理論視角。這種視角將結構性訴求視為外生的、不可抗拒且獨立於社會世界的存在，或認為結構性訴求毫無實際意義。正如維爾納·博內菲爾德(Werner Bonefeld)所言：

『傳統社會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由結構性屬性所構成的系統，或是一個社會行動的場域。一個核心問題在於：作為系統的社會是否佔據主導地位，抑或作為行動場域的社會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認為社會以兩種形態存在的觀點，一方面體現為(經濟)性質/結構，另一方面體現為(行動)主體，在思想層面重現了社會作為結構與能動性相分裂現實的表徵。這種思想上的二元對立更多是表像的，而非客觀存在的』。<sup>[2]</sup>

上述傳統社會理論是指將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簡單視作自然反映的所有理論。此類理論主張，社會僅是理性行動者(即經濟人)的集合。博內菲爾德所引用的案例為亞當·斯密的觀點，即人類具備『交換、交易的自然傾向』。當資本主義被如此概念化時，社會存在兩種情形：其一，社會完全由這種內在的自然屬性所建構；其二，社會徹底摒棄該觀點，轉而採納一種基於能動性的社會觀念。在這一觀念中，結構的作用近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這種『分裂的現實』呈現出兩種表現，要麼通過賦予結構獨立的生命力而使其物化，要麼否定超越個體層面的任何存在，僅僅接受表面的現實。

OM 既抵制對資本主義進行決定論式的概念闡釋，也反對對分裂現實進行理論構建，而是提出了一種融合能動性與結構的複合模式。它以一種嶄新的本體論替代了能動性與結構的分離狀態，正如博內菲爾德所指出的：『現存的經濟客觀性關係完全是由社會建構形成的』。無論經濟現象在表像上呈現出何種樣態，其本質均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在 OM 的視域下，資本被定義為『運動』，即一種迴圈過程，而非靜止的

[1] Tsolakis, Andreas. (2010). "Opening up Open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ritiqu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387-407.

[2] Bonefeld, Werner, Richard Gunn & Kosmas Psychopedis. (2016a). "Science, Hegemony, and Action: On the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2(2), 19-41.

事物或結構。資本主義是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並非恒定不變或『天然』存在<sup>[1]</sup>，該過程的核心是一系列以階級對抗為顯著特徵的社會關係。這種對抗並非資本主義積累或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偶然現象，而是其社會建構的根本前提，這使得對階級鬥爭的認知不再局限於工作場域。

這種對抗在資本主義社會建構中的核心地位賦予了資本主義一種開放性屬性，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徵表現為『行動者/階級鬥爭網路的持續擴展』。此類鬥爭不僅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及其所干預的社會形態進行抵制，同時也對這些關係與形態進行創造和再生產。因為結構通過構成它們的社會關係實現再生產，而鬥爭是這些社會關係的內在構成因素。這一結果引發了對決定論的否定，資本歸根結底是借助危機與鬥爭來實現認知的。<sup>[2]</sup> OM 所具有的開放性與傳統理論秉持的封閉性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可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在本質屬性上呈現為對抗性，正是這種對抗讓資本主義在達成自我再生產的同時，也保留了變革與替代的可能性。

然而，強調鬥爭與社會關係，並不意味著能動者（包括個體與集體）能夠肆意行動而無需承擔任何後果。人類實踐在其干預的表像形式中被『扭曲』，本質上是對主體與客體之間古典辯證法的批判理論性重構。借用約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的術語表述，人類創造性生產活動的『所為』必然要借助價值、貨幣、商品、國家等社會形式所代表的『所成』來實現仲介，而『所成』反過來又對『所為』產生支配作用，進而支配『所為者』本身<sup>[3]</sup>。

此處所提及的『形式』，可理解為被物化的社會關係的同義表述，即資本主義體系中呈現並維繫對立社會關係的『存在模式』。那些看似『自行運轉的經濟力量』，例如貨幣或利潤，實際上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從這一視角審視，這些形式之所以看似具備獨立的生命力，是由於經濟範疇有效地替代或掩蓋了構成它們的對抗性社會關係。換言之，貨幣與利潤本身被視作具有內在邏輯與意義的客體，而非單純的社會關係表現形態。

當經濟領域中的社會關係消亡時，人們便喪失了對資本主義這一社會體制的整體認知，這種認知的匱乏催生了『現實幻覺』這一概念。資本主義內部很多形式呈現出虛幻性，在於其掩蓋了自身產生的社會關係。然而，從其效應與效果層面來看，這些形式仍具備社會現實屬性。當社會關係以客觀化形式呈現時，創造並再生產這些關係的個體幾乎喪失了抵抗能力。OM 通過解讀作為經濟客體的社會主導地位，以揭示其真實內涵，然而卻鮮有為人們提供應對或擺脫這一現實的有效改革方案，也未給予緩解困境的契機。

我們的研究目標並非探尋資本主義所產生結果的根源主體，這種做法實屬荒謬。因為每個個體均受抽象經濟力量的制約，一旦試圖擺脫這種束縛，其生存條件極有可能難以維繫<sup>[4]</sup>。資本家與工人雖處於不同境遇，但均無法脫離資本邏輯開展經濟活動。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認知規避了兩種片面的批判視角：一是基於結構決定論的批判，二是基於個人化陰謀論的批判。

OM 的另一顯著特徵體現在對國家概念的闡釋。OM 對將經濟視作獨立實體的國家觀提出挑戰，認為該觀點屬於一種『制度幻覺』或『虛假分離』<sup>[5]</sup>。與之相反，OM 認為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原因在於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得以仲介化的政治形式<sup>[6]</sup>。如此來看，國家不僅是資本的一種形態，更是資本的一

[1] Burnham, Peter. (2006). "Marxism, the State and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Politics*, 1(1), 67-83.

[2] Ibid, p. 73.

[3] Holloway, John. (2010). *Crack Capitalism*. England: Pluto Press.

[4] Bonefeld, Werner, Richard Gunn, & Kosmas Psychopedis. (2016b). "Bringing Critical Theory Back in at a Time of Misery: Three Beginnings Without Conclusion." *Capital and Class*, 40(2), 233-244.

[5] Bonefeld, Werner, Richard Gunn & Kosmas Psychopedis. (2021). "On the State as Political Form of Society." *Science & Society*, 85 (2): 177-184.

[6] Ibid, p. 179.

種表徵,它承載著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鬥爭,並且是維繫資本對勞動支配的關鍵要素。

### 三、終結『開放馬克思主義』? ——論主體、歷史與國家

在本小節中,將對針關於 OM 所提出的各類批評觀點展開探討。第一類批評指出,OM 過度強調主體性,且拒絕對能動性與結構加以區分。OM 依賴於一種單一的、構成性的社會關係辯證統一體的概念建構,而正是這一統一體締造並維繫著資本主義社會<sup>[1]</sup>。OM 雖對『現實幻覺』所具備的『現實』特性僅作了語義層面的認可,但其所有的分析關注點均聚焦於由此衍生的現實的虛幻本質。

如前文所述,在有關 OM 的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視角是從『所為』與『所成』層面來闡釋主體與客體、能動性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所成』指涉人類實踐的過往行動,這些行動以資本的形式對當下產生約束,而『所為』則代表當下的人類實踐活動。巴勃羅·吉利亞尼(Pablo Ghigliani)將 OM 的觀點概括如下:無論『所成』對『所為』如何實施支配與否定,『所成』的存在都絕對依存於『所為』。鑒於對『所為』的著重強調,一切皆歸結為勞動作為資本主義再生產構成力量的活動,其最終結果則是考量主體性重塑以及克服客觀性形式的能力。鑒於此,吉利亞尼提出疑問:

『那麼,資本維繫這一幻覺的力量究竟源於何處? 面對一種否定結構概念(即人類實踐的歷史積澱)作用的觀點,我們是否應當得出如下結論:支配性權力的持續存在僅是我們受損害意識的必然產物?』<sup>[2]</sup>

換言之,本體論強調社會關係的首要地位,但忽略了對具體歷史進程的闡釋,而正是通過這些歷史進程,結構性要素才取得了一種難以動搖的『現實幻覺』地位,個體則受限於這種幻覺。我們可從兩個維度展開分析:其一,此乃一種有失公允的解讀,它低估了 OM 在處理主體與客體間互動及矛盾依存關係時的複雜程度。OM 的目標恰恰是承認主體性在其客觀化形式中並借助這些形式發揮仲介作用,以此實現『社會關係的人性化』。這並非將資本主義的延續歸因於『受損的意識』,主體本能夠輕易擺脫這種意識。相反,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所確立的條件下開展再生產與維持生存的必要性,賦予了幻覺以現實特性。其二,有關 OM 未能承認結構對能動性的限制與約束這一觀點,忽視了主觀『所為』如何在『所成』中實現客觀化,以及這種客觀化所呈現的不同社會形式。然而,吉利亞尼等人對 OM 明顯高估能動性的批判,指出 OM 常常依賴一個模糊的階級鬥爭概念,並將其作為歷史發展的構成性原則,卻始終未真正揭示這種辯證統一中能動性與結構相互依存的深層次關係。

在該問題上試圖尋求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引發了第二類批評。此類批評並非指向 OM 顯著的能動性傾向,而是針對其對立面——過度強調結構。安德烈亞斯·措拉基斯(Andreas Tsolakis)指出,OM 在對民族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概念化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再現了結構功能主義』,卻忽略了國家內部的鬥爭<sup>[3]</sup>。伊恩·布魯夫(Ian Bruff)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認為 OM 傾向於探討資本主義國家所執行的『根本任務』。儘管 OM 對社會形式內部及外部的對抗性予以積極關注,但並未針對國家結構或在國家結構內部開展的鬥爭

[1] Söderberg Johan & Adam Netzn. (2010). "When All that Is Theory Melts into (Hot) Air: Contrasts and Parallels Betwee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utonomist Marxism, and Open Marxism."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2), 95-118.

[2] Ghigliani, Pablo. (2005). "Nouns and Verbs; or, Holloway's Understanding of Revolution." *Capital and Class*, 29(1), 30-33.

[3] Tsolakis, Andreas. (2010). "Opening up Open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ritiqu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387-407.

預留多少取得進展的空間,這些鬥爭的結果似乎早已由『所成』對『所為』的支配所決定。

在 OM 視域下,作為對抗性關係產物的『國家』是存在的。有學者指出,OM 處理國家與階級鬥爭關係的方式呈現出『形式主義』特徵,對國家概念的闡釋始終回溯至國家的資本主義本質及其衍生後果。然而,這一做法未能充分闡明支撐現代國家創建以及當代國家對衝突與爭議進行調解的歷史進程、鬥爭狀況與偶然因素,也未能實現 OM 的初始使命,打破抽象形式,揭示其不斷為社會建構所依憑的具體內容。

OM 需回應一個核心議題:如何調和對鬥爭的『開放』觀點與認為國家促成特定結果的觀點? OM 主張,國家是對抗性社會關係所採用的一種調解形式,因其本身蘊含這種核心對抗性,並非以和諧運轉的方式展現功能主義特性。正如羅伯茨所言,『國家管理的存在源於調節資本與勞動之間矛盾階級關係的需求。』<sup>[1]</sup> 界定國家的並非特定的一系列成果而是其所呈現的矛盾,這些矛盾需要積極管控。彼得·伯納姆(Peter Burnham)針對國家管理者施行『去政治化』策略所開展的研究便體現了這一觀點<sup>[2]</sup>。此處對於國家概念的認知仍帶有一定的結構功能主義特徵,國家的存在僅歸因於需以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再生產所要求的精準形式來調節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助於將國家構建為其不完善實現形式的具體正義與解放鬥爭,在此常常完全脫離了人們的研究視野。

需特別指出的是,OM 並不認同國家偏袒資本或資本家『利益』這一觀點。諾梅斯(Dönmez)等學者認為,OM 並不把國家視作『不同社會力量與資本派別之間』的鬥爭場域<sup>[3]</sup>。與將國家視作敵對階級爭奪的中立場域這一觀點相悖,OM 主張,國家基於必要性而運作,否則將走向瓦解,其運作是以維繫和調節支撐人類生存與生計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再生產為名義的。這表明在政策方面,若無法維持國家財政所需的盈利條件與資本增值,鬥爭空間將極為有限。因此,將國家概念化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難免會被指在調控資本與勞動關係時存在功能主義傾向。儘管 OM 自視為與功能主義國家觀完全對立的理論,然而二者的結論卻具有趨同性:國家在維護資本利益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且這種作用甚至可能具有恒久性。

該主張的第二部分指出,OM 再現了一種決定論或功能主義的形式,這與其對資本的廣義概念相關。有批評者指出,OM 宣揚一種『總體化本體論』,始終強調資本與勞動關係中與生俱來的對抗性,而這表明『資本關係具備本質屬性』,或者說資本擁有『本質特徵』<sup>[4]</sup>。安德烈亞斯·比勒(Andreas Bieler)等學者進一步指出,該關係不僅具備本質特徵,且被視為一切人類活動的構成要素<sup>[5]</sup>。所有社會現象均被闡釋為源於階級對抗,即便其與生產關係、生產資料的分離以及勞動力的交易並無直接聯繫。所有人類社會實踐皆透過資本與勞動關係中存在的這些本質屬性加以審視,仿若由這些屬性所決定。

蘇森·西蒙(Susen Simon)指出了 OM 中這種結構功能主義的一項具體表現。在深入研讀霍洛威所著的《裂解資本主義》(*Crack Capitalism*)後,西蒙發現,該書依然局限於對社會的機械論闡釋。他通過援引霍洛威著作中的一個典型段落來進行論證:

『社會的真正決定性因素隱匿於國家與經濟的表象之後……抽象勞動』<sup>[6]</sup>。

[1] Roberts, John Michael. (2002). "From Reflection to Refraction: Opening up Open Marxism." *Capital and Class*, 26 (3), 87-116.

[2] Burnham, Peter. (2000). "Globalization, Depoliticization and 'Modern' Economic Management." In *The Politics of Change*,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and Kosmos Psychopedis, 9-30. England: Palgrave.

[3] Pinar E. Dönmez & Alex Sutton. (2016). "Revisiting the Debate on Open Marxist Perspectiv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3), 688-705.

[4] Bieler, Andreas & Adam David Morton. (2003).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Class Struggle: A 'Critical Economy' Engagement with Open Marx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4), 467-499.

[5] Ibid, p. 473.

[6] Holloway, John. (2010). *Crack Capitalism*. England: Pluto Press.

該論斷涵蓋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所有還原主義特徵：『真實』（科學主義）、『決定因素』（決定論）、『社會』（整體論）、『隱性』（結構主義）、『背後』（表像論）、『國家』（功能主義）、『經濟』（基礎主義）以及『抽象勞動』（經濟主義）。很難在一句話中更為全面地囊括正統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社會學還原論根源。<sup>[1]</sup>

若將結構功能主義視社會為人類難以掌控之存在，那麼上述此類段落的确似呈現出與之相似的效應。在兩位作者的一場對話中，針對有人提出其著作中存在功能主義要素（即資本兼具『不可控性』與『意志性』）這一觀點，霍洛威回應稱：『我對此無法確定，這種概念層面的簡略表述確有風險，可能會造成誤導。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功能主義」……我認為並非如此<sup>[2]</sup>』。霍洛威的回應並未明確否定其著作中存在的功能主義傾向，或許更值得關注的是，他認可了 OM 在語言運用方面有時存在的缺陷。這種『簡略表達』在探討資本的意願或要求時，似乎將資本予以物化，並賦予其自身的生命力與意志<sup>[3]</sup>。

問題在於，OM 既能承認資本核心的構成性社會關係，又可對此加以強調，但其論述方式卻使資本呈現出功能主義色彩，仿佛資本擁有獨立的生命力。基於此，OM 處於一種特殊的境況：它既被指責存在能動性偏向，又被懷疑存在結構功能主義或決定論傾向。這表明，儘管 OM 在哲學層面與結構功能主義存在顯著差異，但二者所導向的結果卻可能高度相似。在對資本主義再生產連續性進行抽象認知的維度上，任何針對變革與偶然性的思考能力均會被完全禁錮。無論是意圖理解並改善社會經濟問題的實證研究專案，還是與國家相關的民主進程或議會進程參與，均面臨著一個不容樂觀且結果似乎已然註定的境況。正如博內菲爾德等人所言：『樂觀主義並非一種可選擇性行為』<sup>[4]</sup>。

#### 四、重構能動性：論激進歷史主義、變革性與偶然性

本研究認為，激進歷史主義或許有助於解決 OM 理論中所固有的某些困境。激進歷史主義之所以具有相關性，不僅因其與 OM 具有相似的起始點，其根源在於『政治馬克思主義』力圖在所謂的『布倫納爭論』中精準審視資本主義發展中那些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起源敘事<sup>[5]</sup>。眾所周知，以這一共同起點為視角，OM 傾向於規避歷史的不確定性，而政治馬克思主義以及後續的激進歷史主義則持續在人類實踐的偶然進程語境中對馬克思主義概念予以相對化處理。就本文而言，激進歷史主義的核心觀點可援引塞繆爾·科納弗（Samuel Knafo）的表述加以概括：

『結構性權力與能動性之間的不相容性是客觀存在且難以規避的。研究者可嘗試促使二者關係呈現出盡可能的辯證性，但最終仍需做出抉擇——即便這種抉擇是無奈之舉……一旦認識到無法同時兼

[1] Susen, Simon. (2012). "Open Marxism Against and Beyond the 'Great Enclosure'?: Reflections on How (Not) to Crack Capit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2(2), 281-331.

[2] Holloway, John & Simon Susen. (2013). "Change the World by Cracking Capitalism? A Critical Encounter Between John Holloway and Simon Susen." *Sociological Analysis*, 7(1), 23-42.

[3] Susen, Simon. (2012). "Open Marxism Against and Beyond the 'Great Enclosure'?: Reflections on How (Not) to Crack Capit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2(2), 281-331.

[4] Bonefeld, Werner, Richard Gunn & Kosmas Psychopedis. (2020). *In Open Marxism 4: Against a Closing World*, edited by Ana C. Dinerstein, Alfonso García Vela, Edith González, and John Holloway, 7-14. London: Pluto Press.

[5] Knafo, Samuel & Benno Teschke. (2021). "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Rules of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ist Crit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54-83.

顧二者,研究者便可最終確定應優先考量的一方」。<sup>[1]</sup>

如前所述,因為 OM 嘗試將能動性與結構辯證地視作不可分割的整體,所以同時遭受了能動性偏向以及結構功能主義或決定論的雙重批判。OM 力圖規避再現一個『分裂的世界』,即二元對立的兩個部分被視作相互排斥的對立面,這一舉措具有合理性。該觀點將資本主義概念化為一個社會建構的體系,既規避了把結構視作獨立的物化實體,也避免將能動性單純等同於自由意志或理性思維的直接映射。然而,這種批判立場有時需付出一定代價,即限制社會政治過程結果可能具備的變革性與偶然性的潛在空間。換言之,抑制了 OM 在抗衡傳統馬克思主義僵化目的論時所秉持的開放性。

為提出一種替代方案,下文將剖析部分學者的相關論述,這些學者宣導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優先考量能動性與歷史特殊性。本文將塞繆爾·科納弗與貝諾·塔斯卡(Benno Teschke)所提出的『激進歷史主義』概念,這些研究具有共同目標:通過優先考量能動性,並借鑒語境與歷史特殊性,形成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創見<sup>[2]</sup>。塞繆爾·科納弗提到,他們的目標是使聚焦於階級鬥爭、社會關係、地緣政治與歷史化的學術譜系激進化<sup>[3]</sup>。激進歷史主義援引馬克思的經典論斷:『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sup>[4]</sup>。學者們大多更多關注該論斷的後半部分,即考察人們所處的條件,卻忽略了人們在這些條件下的具體行動方式。這種做法導致分析的重點集中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形式與關係,而非人類要素。鑒於此,塞繆爾·科納弗嘗試轉變這一立場並提出以下觀點:『即便人們無法決定自身所處的條件,但創造歷史的主體依然是人』。

激進歷史主義與 OM 的共識在於能動性與結構在本體論層面的相互依存關係。就激進歷史主義而言,能動性不能被視作獨立於結構決定作用的客體。結構同樣如此,『結構本身並不具備主動行動的能力,本質上亦無法在本體論層面予以界定』。OM 旨在揭示表面客觀性背後蘊含的主觀內容,而激進歷史主義著重強調主體與客體辯證法中的主體性。在 OM 與激進歷史主義的視域下,能動性與結構性均無法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二者具有共同的核心目標,即批判結構主義與決定論,只不過達成這一目標的方式存在差異。

二者的部分差異集中體現於特定歷史節點上能動性與結構的聚焦點。激進歷史主義嘗試『淡化』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資本主義概念以及階級鬥爭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聲稱生產關係中的對抗性僅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諸多社會關係之一。有別於 OM 將資本主義發展籠統地歸結於階級鬥爭這一『解圍之神』,激進歷史主義肩負著更為重大的使命,詳盡闡釋社會現象的獨特性,以及參與變革與延續進程的行動者和具體過程。

這種通貨緊縮視角為激進歷史主義提供了更為多元且立體的觀察維度,揭示了社會行動與其所催生的制度組織形態之間的互動關聯,以及後續社會行動如何經由這些形態而被形塑。在 OM 的理論視域中,主觀活動與能動性被禁錮於客觀範疇與結構之內,因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人們受物質條件的制約,不得不冒著生存風險重複這一現實狀況。而激進歷史主義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改變,除基本的物質訴求層面外,能動者持續不斷地賦予結構以力量。例如,在政治制度的特定情境下,塞繆爾·科納弗提出:『若不存在其他能

[1] Knafo, Samuel. (2010). "Critical Approaches and the Legacy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3), 493-516.

[2] Knafo, Samuel & Benno Teschke. (2021). "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Rules of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ist Crit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54-83.

[3] Ibid, p. 69.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頁 669。

動者有利用這些約束的潛在威脅,結構性約束便不會以訴求的形式體現於某一能動者之上」<sup>[1]</sup>。換言之,結構性約束或訴求本身並不具備獨立的存在意義,但當能動者的行動為其賦予意義與物質力量時,其效應便會得以彰顯。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激進歷史主義視域下,內部存在著對等的行動者關係,也就是說,當一方行動者實施行動時,另一方不一定具備同等的能力或機會進行抵禦。正如塞繆爾·科納弗所言:「當一個能動者受到約束時,必然有另一位能動者獲取力量」<sup>[2]</sup>。例如,促使工人讓渡其勞動力的市場需求,對應著資本家所具備或實施的能動作用。資本家為維繫自身的生存條件,對這些工人進行剝削。換言之,我們仍然在資本主義需求的概念範疇內展開探討,研究這些需求如何對能動作用形成限制。這一進程是經由能動主體自身達成的,他們每天都需針對如何應對所面臨的需求作出抉擇。借助國家或機構,這些個體需求取得了社會層面的地位,正是這種需求的社會屬性,個體才會將他人的行為看作是「一種匿名的、體系化的強制力」<sup>[3]</sup>。

此觀點將訴求視作由能動者的行動創造並賦予意義,這對於理解能動性如何建構其行動所創造與再生產的結構,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重要價值。正如上文所述,該觀點並非表明能動性完全脫離社會仲介,也不認為個體的行動能力不受約束。分析的重點從探討不可能性轉向了可能性,從關注訴求對行動能力的限制,轉向了在面對市場壓力等限制或訴求時所採取的策略<sup>[4]</sup>。這不僅與 OM 的本體論立場出現了分歧,還與源於該本體論的能動性與結構的封閉辯證統一體產生了斷裂。這意味著在不忽略能動性與結構之間辯證運動的基礎上,優先考量能動性具有可行性。

激進歷史主義與 OM 的另一共識在於,將國家概念納入分析的核心範疇。國家被界定為一種制度,其並不支配個體行動,卻在社會層面發揮著調節能動性的關鍵功能。

「制度結構應當視作正式且概念化的規則與規範框架,個體通過該框架為自身能動性獲取某種基礎與導向。儘管行動者無法脫離此框架開展行動,但其行為並不直接受該框架支配」。<sup>[5]</sup>

優先考量能動性可使分析聚焦於行動者對國家或機構所體現和代表的規則與規範的回應方式。然而,國家並非被精準地概念化為一種社會關係形式,而更多地被視作一個訴求得以生成和競爭的場域。從辯證層面來看,這也意味著國家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個體無法「脫離」國家開展行動(比如無視法律卻不承擔相應責任),且在不制定自身法律的情況下,也難以實現更為廣泛的正義或解放目標。

這種關於能動性借助機構與訴求實施調節的重構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既重視能動性又不忽視結構的研究路徑。換言之,它突破了 OM 中能動性與結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封閉辯證統一體,卻未撼動其主客體辯證關係的根基。與 OM 傾向於將結構視為主體活動無法抗拒或改造的客觀整體不同,RH 通過將主體能動性與結構之間的動態關係置於具體語境中,揭示了二者間並非必然存在的關聯。回溯至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原旨,不同歷史節點的偶然性被認為具備充分的開放性,可依據特定時代與語境下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條件,衍生出不同的結果。基於此所產生的結構性訴求是能動性的成果,就社會層面而言,這種能動性借助特定地域、文化或地理環境中的制度發揮調節作用。

[1] Knafo, Samuel. (2010). "Critical Approaches and the Legacy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3), 493-516.

[2] Ibid, p. 504.

[3] Konings, Martijn. (2005).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Bringing Agency Back." In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Its Economy: Democracy in Socialism*, edited by Paul Zarembka, 85-130. England: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4] Ibid, p. 120.

[5] Ibid, p. 108.

## 五、結構解構：論激進歷史主義的特殊性破局與實證路徑

OM 面臨的第二個挑戰體現在其對實證研究專案所持的否定態度。通常情況下,OM 較少依賴實證研究,誠如羅伯茨所言,OM 對實證研究普遍持敵對態度。OM 認為,個體體驗、社會建構和再生產資本的方式,難以通過常規的實證研究方法加以理解,觀察法以及『行動動機探索法』也無一例外<sup>[1]</sup>。試圖借助實證研究來理解資本,無異於嘗試理解形式的表像而非本質內容,這導致實證研究淪為單純再現社會關係所呈現的物化與虛幻表像。正是這種對特定實證研究形式的拒斥,使得 OM 受到批評,被指責處於『居高臨下的理論層面』。研究者幾乎未獲得任何指導,在分析層面和政治層面均無法應對當今世界所展現出的具體問題。

當進行實證研究時,洞見往往是從行動與事件中推導而來,而非基於相關行動者的視角。伯納姆針對這一實證研究觀點進行了辯護:

該立場或被批判為客觀主義,歸屬於開放性話語歷史中具有局限性的元敘事範疇。然而,從其對政治學的貢獻來看,它堅守了明確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立場,且以歷史分析為基礎,運用辯證的變革理念,提出了一系列邏輯清晰的理論觀點,同時具備跨學科的基礎,不受因邊際主義啟發而形成的學術壁壘的制約。<sup>[2]</sup>

該辯護接受客觀主義的指責,但也指出,此舉不利於 OM 理論的發展。蘇森指出,此觀點會使人們認定資本存在一種『潛在邏輯』,且這種邏輯『似乎僅能被批判理論家和開明的活動家所洞悉』<sup>[3]</sup>。正如羅伯茨所說,這種做法猶如『將經驗主義的精華與虛幻的糟粕一同捨棄』,OM 局限於對勞動資本對抗展開分析,且通常是在高度抽象的層面進行,有必要關注 OM 所摒棄的主客體辯證法中的主體性<sup>[4]</sup>。

OM 主張,從某些形式的實證研究中極難獲取有價值的見解,並且在哲學層面與實證研究方法不相契合,這並非出人意料。試圖構建一種關於資本主義本質的解釋性理論,與詳盡闡釋特定時代和地域的某種資本主義形態或其中的具體現象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那些致力於將資本主義概括為一種一般生產方式的抽象模型,因而不宜過度依賴具體細節。同理,主要依託具體細節的研究,也僅能對一般性的資本主義做出有限的論斷。若要提升普遍性或特殊性,必然需以犧牲另一方為代價。在抽象分析過程中犧牲特殊性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在於,幾乎所有現象均可借助這一單一視角加以闡釋,進而為既定論點提供支撐。誠如塞繆爾·科納弗與貝諾·塔斯卡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再生產規則的高度抽象框架之下,我們自如地穿梭於被標準化的景觀之中,一切事物似乎都顯得平淡無奇<sup>[5]</sup>。從這一視角進行審視,所有事物皆呈現出單調乏味之態。倘若資本主義邏輯在抽象層面已被認知,且分析的唯一目的在於對其予以否定,那麼便無需對具體事件的發展進程展開詳盡的闡釋。

基於上述批判,學術界宣導 OM 更積極地投身實證研究。激進歷史主義能夠回應這一宣導,原因在於

[1] Burnham, Peter. (2006). "Marxism, the State and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Politics*, 1(1), 67-83.

[2] Ibid, p. 79.

[3] Susen, Simon. (2012). "Open Marxism Against and Beyond the 'Great Enclosure'? Reflections on How (Not) to Crack Capit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2(2), 281-331.

[4] Roberts, John Michael. (2002). "From Reflection to Refraction: Opening up Open Marxism." *Capital and Class*, 26(3), 87-116.

[5] Knafo, Samuel & Benno Teschke. (2021). "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Rules of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ist Crit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54-83.

其致力於打破任何試圖構建一種具有普適性、適用於所有情境的資本主義認知或框架的學術計畫。高度抽象的視角通常側重於連續性(用以闡釋資本主義的本質特性),而激進歷史主義則著重關注差異性(以呈現具有模糊性的個體事件)<sup>[1]</sup>。從前者的視角來審視資本主義,政策、選舉專案或改革方案幾乎不具備實質意義,因為它們並未對資本主義的本質特性構成根本性的挑戰。相反,此類現象應『從一個默認立場予以解讀,將視其為追求利潤動機與維持穩定積累條件的手段』<sup>[2]</sup>,從激進歷史主義視角審視,這類干預措施具有揭示個體在特定時空情境下運用策略以回應訴求的潛在價值。因此,特殊性至關重要,且必須摒棄結果預先註定的觀點。換言之,激進歷史主義宣導對這些特殊性以及行動者如何對其做出回應並進行塑造加以闡釋。

儘管本研究詳細闡述了二者的差異,但接受激進歷史主義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 OM,因為二者處於不同的分析維度。激進歷史主義並非致力於構建一種基於無限制能動性的完美資本主義理論,而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介入,以期使研究焦點重新回歸有限的、特定語境下的能動性。激進歷史主義並非關於被壓迫階級改變其所處環境能力的本體論論斷,而是側重凸顯能動者、其創新成果以及由此產生的差異<sup>[3]</sup>。在本體論層面優先考量能動性,能動者自身或許無法充分理解其行為的後果,其能動性可能難以被完全認知,但聚焦於這些能動者及其行為,仍可獲得其他研究方式無法企及的洞見。

通過上述討論可以明確,激進歷史主義方法論高度重視特定現象的獨特性,包括其隨時間的演進或發展,以及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回應現實需求時所運用的不同策略。在資本主義分析中,就如何從方法論角度聚焦能動性這一問題,塞繆爾·科納弗與貝諾·塔斯卡提出了三個原則。其一,研究者應聚焦於具體的行動主體,規避採用籠統的描述架構。其二,研究者應運用反直覺的創新性方法,既有認知層面的突破性思維,又要避免將預期投射到所觀察到的行為之上。其三,研究者應重視非預期性結果,可能難以完全掌控自身行動的結果及其帶來的廣泛影響。此三要素是確立能動性在資本主義中重要地位的關鍵,有助於區分能動性的認知與意圖<sup>[4]</sup>。換言之,我們能夠理解行動者的行為,而不必將社會後果的責任歸咎於他們,並且能夠以這種方式對靜態、單一的視角發起挑戰。

## 六、結論:邁向以激進歷史主義為視角的『開放馬克思主義』重啟

本研究表明,儘管 OM 為資本主義研究提供了深刻洞見,但這些洞見應用於具體研究與實踐場景時仍存在阻礙。已有學者從 OM 視角對實證現象展開研究,但仍未能從方法論層面化解 OM 本體論立場與依賴實證調查和數據的研究之間的矛盾。從本體論層面審視,首要問題在於,OM 認為結構既內在於工人的能動性且由其所建構,又與工人的能動性形成對立關係。鑒於此,特定行動者難以『洞悉』實證現實,因為這些結構處於『幕後運行』狀態。實際上,這些結構隱匿於表象背後,看似並非由行動者自身創造的客體。無法憑藉能動性來闡釋這些結構,反之亦然。

本文所提出的運用激進歷史主義修正 OM 的方案,回應了針對 OM 缺乏經驗現象介入的批評<sup>[5]</sup>。OM 幾乎未給實證研究或實踐政治預留空間,其將社會關係的物化形式視作結構存在,原因在於『這些力量倘若

[1] Knafo, Samuel & Benno Teschke. (2021). "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Rules of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ist Critiq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72.

[2] Ibid, p. 71.

[3] Ibid, p. 74.

[4] Ibid, p. 75.

[5] Callinicos, Alex. (2005). "Sympathy for the Devil? John Holloway's Mephistophelian Marxism." *Capital and Class*, 29(1), 17-19.

憑藉自身意志在行動主體背後顯現<sup>[1]</sup>。激進歷史主義堅持認為，強調個體如何創造、理解和體驗訴求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觀點意義非凡，創新了研究思路，實現了從將理論洞見應用於具體細節向從具體細節中發展理論洞見的轉變。

激進歷史主義視角強調表面抽象訴求所具備的社會建構屬性，主張將研究重點聚焦於應對這些訴求的多元策略可行性方面。當研究焦點轉移至行動者所採用的策略時，經濟訴求與立法均不再被視為單純的強制性要素或外部力量。人們對這些訴求的理解方式以及行動者對這些訴求的集體回應方式，成為了研究的核心關注點。聚焦於能動者的策略及其具備的行動能力而非不具備的行動能力，也意味著摒棄對資本本質及其假定後果的本質化認知。反過來，這又避免了對資本的『機械』解釋，這種解釋始於分析範疇，而非終於分析範疇<sup>[2]</sup>。同時，這也回應了吉利亞尼的批評，即 OM 沒有為解釋資本權力的再生產留下空間。上述論述表明，確實存在一種理解資本權力再生產的方式，儘管這需要在不同的抽象層面進行修正。

在實踐政治維度，OM 的兩個相關觀點可通過激進歷史主義實現進一步的完善與發展。這兩個觀點均體現於霍洛威的評論之中：『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其成功遵循了資本的邏輯』<sup>[3]</sup>。其一，與激進歷史主義對籠統框架的否定相關聯。這意味著需規避 OM 所倚賴的術語，在該案例中指『資本家』，進而為研究更廣泛的行動者（無論個體或群體）創造條件。這些行動者通過人類實踐實現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具體而言，涵蓋從工人到老闆，再到國家層面的政治行動者。例如，還可能涵蓋管理決策，此類決策在 OM 中未得到較多實證層面的關注，OM 對此亦鮮有論述。第二，與否定資本邏輯被簡單『服從』的主張相關聯。這並非否定抽象經濟訴求在結果生成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而是有必要深入剖析組織獲取利潤或政府實施政策等情境中存在的細微差異。因此，應摒棄資本權力與日常生活存在直接對應關係這一觀點，將分析視角從 OM 所採用的全景式視角，轉向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性日常體驗層面。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探究社會、政治和經濟是如何被映射的，即個體如何通過勞動、資本以及國家代表的實際行動，積極地創造並完成再生產。

在方法論維度應優先考量能動性，為我們提供了更為有效的分析工具，以闡釋行動者與運動在試圖於資本主義內部推動變革或改革時為何遭遇重大挑戰。僅依靠將這些個體描述為遵循某種邏輯或規律的解釋是不充分的，似乎他們的行為皆遵循預設軌跡。例如，某項政策或策略的成效，始終呈現出既否定又發揮主觀能動性、既遵循又抵抗結構性訴求的雙重效應。這種權衡並非通過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功能主義式妥協達成，而是經由它們之間的衝突實現的。正是因為能動者的策略是一個持續的衝突過程，無法還原為行動與結構融合其中的封閉辯證統一體，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原則才能夠共存並相互矛盾。最終結果或許會令人失望，但協同與抵抗的形式始終存在，這個過程讓我們得以窺見資本主義漸進式、不完整且始終未能臻於完善的人性化表現。我們也清晰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日常運行實則由個體行為所構築，即便這些行為是源於強大的結構性必然因素而產生的。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

---

[1] Bonefeld, Werner, Richard Gunn, & Kosmas Psychopedis. (2016b). "Bringing Critical Theory Back in at a Time of Misery: Three Beginnings Without Conclusion." *Capital and Class*, 40(2), 233-244.

[2] Susen, Simon. (2012). "Open Marxism Against and Beyond the 'Great Enclosure'? Reflections on How (Not) to Crack Capit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2(2), 281-331.

[3] Holloway, John. (2010).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